

蝶恋花

阿拉著



蝶恋花

阿 拉 著

花城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蝶恋花

阿拉著

—广州:花城出版社.2001.5

ISBN 7-5360-3527-6

I. 蝶...

II. 阿...

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29629 号

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经 销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

(肇庆市星湖大道)

开 本 850×1168 毫米 32 开

印 张 8.5 印张 1 插页

字 数 200,000 字

版 次 2001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

印 数 2,001 册——8,000 册

书 号 ISBN 7-5360-3527-6/I·2917

定 价 12.8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

作者小照

责任编辑：莫少云

封面设计：众人

内 容 简 介

在乡间长大，才貌俱绝且刚柔并济的秀竹，赴穗为雇佣时，认识了雇主欧氏兄弟振扬和振帆。在险遭振帆蹂躏后竟巧遇香港商业巨子谢安儒，两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一见钟情并迅速坠入爱河，却遭到谢氏家族的阻挠和凌辱。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天意弄人，令她酒醉失身于振扬。在万念俱灰且无颜面对安儒后，她决定下嫁振扬，其后她再度遭到振帆的无理纠缠。人在理智失控的边缘是疯狂的，欧氏兄弟因此而自相残杀……

最终安儒誓言的真爱是否至死不渝？有情人能否终成眷属？唯请诸君支持和一探根底……

ISBN 7-5360-3527-6



9 787536 035270 >

爱，是不等式

——读《蝶恋花》

莫少云

关于爱，已有数不清的描写、形容和比喻，可还是不断有作者为她而执迷，而歌，而怨，而哭，而笑。我面前就有一位，她就是阿拉。她创作的《蝶恋花》就是为爱而哭，为爱而笑的长篇小说。看过之后，我默默地想了许久，我为小说中的人物为爱的付出默想：恩亦为她，仇亦为她；欢亦为她，悲亦为她，值吗？

《蝶恋花》的故事，在秀竹、安儒、振扬、振帆之间展开。秀竹是一位在农村长大的女孩子，她有一副迷人的长相，从家乡到广州后，先在欧家做保姆，与欧家两位公子产生爱怨纠纷，后转而到天星酒店工作，遇到酒店总经理——一位富豪之子谢安儒，两人真心相爱。可因谢家父母门弟之见，令他们无法顺心结合。这时，欧家的产业被谢家收购，欧家的两公子又出现在秀竹面前。生活中，这四个年轻人之间疏疏密密，爱爱怨怨的纠缠，

构成一幅幅叶绿叶黄，花开花落，爱中有恨，爱怨绵绵的长卷。

曾有人说：爱是什么？爱是由美引起的思念。本书的主人翁秀竹，就是一位美人儿。看姐姐眼中的秀竹：“眼前穿着一套白色碎花裙子的妹妹，身材纤秀适度。水灵灵的眼睛仿佛会说话，如此的勾魂摄魄。挺直的鼻子，线条柔润的瓜子脸，红润丰满的小嘴，活脱脱一个美人胚子，站在那儿，满院生春！”安儒眼中的秀竹又是怎样的呢？“她的一言一语，像珠玑一样流泻。一举手一投足，一颦一笑，像花仙子一样起舞，洒着花香，播着芬芳，艳丽极了。”不管是家中的亲人，还是生活中的陌生人，秀竹在别人的眼中是一个仙女般的可人儿，因而，从她身上“生”出那么多的爱情故事，是必然的了。秀竹进城后，她的主雇儿子振扬、酒店总经理安儒，都是从她的姣好长相产生爱恋的。

又有人说：爱是由怜悯产生的。振扬就是这样。当她知道自己的妹妹、弟弟以不同方式对秀竹侵扰时，他产生了怜爱感，于是先成了“护花使者”的角色，再由“护花”成了“爱花”。

由爱生发开去，又有：爱极生恨。小说在后半部描写的振扬、振帆兄弟之间的怨恨，都带着爱的根源。振帆生性浪荡，对其兄和秀竹的爱深感不平，他想对秀竹的蹂躏，便是恨的发泄了。

人世间，不能说没有真爱，梁山伯祝英台之类的故事，并非都是作家的杜撰。可是，世上又有多少真爱的人能成眷属呢？古诗写的“一生一代一双人，争教两处销魂。相思相望不相亲，天为谁春”的神韵，不知有多少人吟断肝肠！

爱，是一道无法平衡的不等式。

自古在爱的门坎上，光一个“门当户对”的障碍，就包含了丰富的内容。不仅家庭阶层，贫富分歧，还有个人工作、学识、地位的差别，这一切，如一道道无形的网，困扰着人们的头脑，

也困扰着社会众生。年轻的男女要冲破这些束缚，不仅要冲破社会家庭的“网”（如安儒父母设置的障碍），还有自己头脑的陈旧的“网”（如秀竹对安儒的爱的回避）。这一切，需要付出感情的代价，乃至身体的代价。

由此看来，《蝶恋花》描写的秀竹与安儒，与振扬之间的爱恋，是多么复杂曲折了。书中故事虽说不上缠绵悱恻，但也是十分的勾心扯肺的迷人了。读过《蝶恋花》，我感到她是成功的，她有完整的故事，事件的发展符合人物性格。秀竹、安儒、振扬、振帆几个主要人物相互的关系也顺理成章。虽然有的情节如振扬、振帆兄弟的残杀至死的描写有点“过份”，秀竹与安儒的大团圆结局有落俗套之嫌。总的说来，这部小说对人们展示了新时代爱情生活的一角，缤纷的色彩中，红绿黄蓝闪烁动人。可能有“心软”的读者，忍不住落下晶莹的泪珠，那一定是年轻的作者最高兴的了。

粤西这个地方，李多桃少。偏偏有个叫桃花村的山旮旯盛产桃花。说也怪，方圆数十里就只有这儿产桃花，走出桃花村半寸地盘，就连一棵桃树都找不到，而在桃花村里，山上，田野，平地，沟壑，屋子前后，处处是桃树。桃花盛开的时节，桃花村那个美呀，远近闻名。从桃花村走出去的女孩子，也是一个比一个水灵，别人说这是因为有了桃花精。听老人说，桃花是会成精的。

可能秀竹就是桃花精。

那是桃花盛开的季节，三月的第一天，秀竹终生不忘的日子。江南这个季节本来就多雨，淅淅沥沥让人心烦。这一天，天色迷迷蒙蒙，潮潮湿湿，桃花村凡算得上劳动力的村民，都在水田里，一个个直不起腰，忙着插早造的秧苗。

在离村庄最远的一块水田里，有一个年约四十岁的农妇，穿着套宽松的，用麻线纺成的蓝布服。原本的蓝色显然已洗褪了不少，而且整套衣服，浑身上下打着参差不齐、大小不一的补丁。她顶着大大的肚子，正艰难地和其他人一起，插着秧苗。

已经到了傍晚的时候，人们依然继续着手里的劳作。

正在手指插苗起落间，突然，中年孕妇觉得肚子有点疼痛，有点滚动，接着是更明显，更深切的下坠感。她不由得抚着肚子，惊叫起来：

“啊呀！啊呀！”

凭经验，她知道，肚里的孩子快出生了。

在她旁边劳作的几个农妇，听到她的呼叫声，抬起头，看到她痛苦的表情，也齐声惊呼着。踩着水田奔过来，溅得脚下泥浆四溢。她们一面丢掉手里剩下的秧苗，一面急促地嚷着：

“慧英，看样子你要生了，快！赶快回去啊！”

一时间，附近劳作的农民们也抬起头来观望，并关心地叫嚷着：

“快回去呀！”

“快啊！帮忙扶她出去啊！”

“慧英，你要挺住啊！都生了几个孩子，该有的是经验啊！”

“话不能这样讲啊！俗话说行船跑马三分险，大肚女人险十分啊！”

“这孩子，真是个孝子啊！可不是！知道妈妈种田辛苦，赶快跑出来，慧英这一造，就不用辛苦喽！”

站在另一块水田里，头发花白的老队长，也笑呵呵地大声叫着：

“慧英！快回去吧！否则在这里生，那可就惨喽！我不会扣你工分，你就安心回去生孩子吧！”

你简直无法想像，中国大地上曾经出现过如此令人啼笑皆非的事儿，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服从上级分配，哪怕是生孩子这样的大事，如果上级不同意你生，你哪怕马上就要生下来了，你还是真的没有时间。就像慧英这样，如果队长不给你时间，你就只能是生下来了又要赶着立即做工。这就是现实。话不远说。接到老队长的赦令，慧英在两个农妇的搀扶下，离开水田，走到田边的小水沟，甚至来不及弯下腰洗掉沾在手上和脚上的泥巴，就沿着田埂，在两个农妇的帮助下，艰难地爬上了修筑得高高的河堤。

上了河堤，两个农妇不能再往前走了。她们不生孩子，她们没资格在这个时候回家。那个时候，人们没有不劳动的权利。只要她们再往前走，可能就要被扣工分。扣工分就意味着很有可能要饿肚子，那时候，拚命挣工分都养不饱自己和小孩呢，谁敢偷懒？她们看了看下面劳作的人群，无奈地说：

“慧英，我们不能陪你回去了，今天大伙还要赶起田里的活呢，你自己跑回去吧，要保重啊！”

慧英朝两个纯朴的姐妹感激地笑笑，理解地点点头，来不及说谢谢，便一只手撑着腰板，一只手托着肚子，步伐蹒跚地沿着河堤的路朝家里走去。

这是一条为防洪而特别加固了的河堤，堤坝种满了青草。河堤的左面是一望无际的水田，右面是一条约千米宽的江河，河水绕着县城蹒跚而过。河水不涨的时候，还露出一片小沙滩。最靠近河堤的是一大片桃花林，沿着河堤而生长。此时桃花正争相斗妍地盛开着。站在高高的河堤上看下去，是那么的浓，那么的艳，那么的鲜，象一排红红的火链，非常、非常的壮观。

可惜，慧英此刻已无心欣赏。桃花的美景，桃花的芬芳，桃花的醉人，此时此刻，还关慧英什么事呢？抱着个大肚子，她一直小跑着，嘴里喃喃地祈祷着：

“孩子乖，乖孩子，别急啊！等妈妈回到家再出来啊！天上的神明啊！保佑我这胎是个男丁啊！保佑他聪明伶俐，快高长大啊！”

仿佛已经走了几千、几万公里的路，在慧英的感觉里，这段路是她一生最漫长、最遥远、最艰辛的了。终于，路有了尽头，村庄已迎立眼前。慢慢地，她沿着河堤的石阶，拾级而下。

此时的阵痛已在加剧，已在激烈地翻腾。微凉的春意，慧英却已是汗流浹背，汗珠盈盈。

她一直跑回那座再也熟悉不过的，泥砖垒成的房子。在用竹篱笆围成的大院子里，种植着几棵桃花树，花儿正灿烂地开着，招展飘扬着。把这简朴的泥房子，显得特别的生辉，也特别的清凄。

园内有个十五岁左右的男孩，正洒着汗水挥起斧头，吆喝着使劲劈柴。猝然间看到倚在竹门前，喘着粗气，淌着汗珠；正在痛苦呻吟的母亲。他一甩手，丢掉手中的斧头，箭一样的向她奔过来，一面掉头朝里屋大喊：

“习武，秀梅，你们快出来啊！妈妈回来了，你们快出来帮忙啊！”

小男孩奔上前，立即伸出双手，扶住摇摇欲倒的母亲。

一瞬间，屋里又相偕跑出两个比他略小的男孩和女孩，小女孩手里握着菜，显然正在摘菜做饭。

紧接着又走出个七八岁的小女孩，蹒跚地，背上居然还背着个二三岁的，淌着鼻涕的小女孩！

几个孩子，七嘴八舌、吱吱喳喳地围上来，把母亲拥进屋里。

慧英咬着牙齿，吸着寒气，在孩子们的帮助下，回到了房间。

躺在床上，她注视着靠在床边的几个孩子，一个个正惊惶地、担心地瞪着小眼睛，守候在母亲身旁。她慈爱地，但又有力地说：

“习文，妈要生孩子了，你……你快去找接生的三婆来啊。”

“嗯！我这就去。”

那个叫习文的大男孩，朝母亲重重地点点头，应了一声，转过身熟练地飞奔而去。

她喘息着，忍着痛楚，又对孩子们嘱咐：

“习武，你爸爸还在生产队里做帐，你快去把他找回来。秀梅，你去烧锅热水吧。”

她再伸出无力的手，轻抚着那个背着幼童的女儿，眼里充满了一个母亲的温柔和内疚。她轻柔地说：

“秀兰，你背着妹妹，去龙叔叔家借几个鸡蛋回来，路上小心，别摔倒啊！”

孩子们一个个领命而去，房间里就剩下慧英一个人了。一下子屋里出奇的安静，静得能清晰地听到秀梅在厨房烧水，柴火发出的“噼噼啪啪”的响声。

此时阵痛又来了，排山倒海地涌来了。她虚弱地呻吟着，忍不住地哀号着。急得外面烧火的秀梅来回地走动，却又不知该做些什么，才能减轻或分担母亲的痛苦。

很快地，因为生育多胎的缘故，小生命顺利地呱呱坠地了。也终于，她爬过了刀山，跨过了火海。慧英重重地舒了口气，整个腹部像被掏空一样。

婴儿啼哭着，声音清脆有劲。孩子的哭声，令她又涌起母亲伟大的爱，伟大的温情。她不顾刚生完孩子的创痛，探起头，去瞧那浑身沾满血污的孩子。

“唉，是个女儿。”

她闪过一丝失望。不，是十分的失望。她不得不失望。再生一个男孩，是她丈夫的心愿。他们此前已经有五个子女了，可惜只有两个男丁。只有男孩子才有资格叫“丁”呀，他们早就被别人笑得直不起腰来了。现在，唉！又是个没柄的，赔钱货！丈夫回来还不知道会如何暴怒呢！慧英有时真的觉得自己很没有用，她甚至觉得自己很对不起丈夫。但这念头一闪即逝，飞快地，为人母亲的慈怀又占据了整个身心。眼下的女儿，也是她十月怀胎，骨肉相连呵！她又怎能不疼不怜呢。

这时候，房间跨进来冷漠的丈夫。那个整天对她拳打脚踢，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，对她从没有半点温柔，从没有半句好语的比自己小两岁的丈夫。在那个盲婚哑嫁的年代，双方素未谋面，只是蒙着大红盖头，在媒婆的引领下，用大红花轿抬进这个家。洞房花烛夜，当盖头巾被揭开那一刻，双方始知道娶了一个什么样的妻子和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丈夫。而那个丈夫却一直因为自己比他大两岁，而且没有文化的缘故，就没喜欢过她，更何况，慧英一连给他生了三个女儿，这让他丢光了脸，因此他从没给过她好脸色。

马俊明听到婴儿的啼哭，面无表情地问：

“怎么？那么快就生了，是男还是女？”

他一面说，走上前，自己又找到了答案。慧英分明看见了丈夫怒气冲冲的表情。

几个孩子，又惊、又喜、又怕地跟在他身后。他们每次和父亲在一起，就像见鬼一样，总是那么的颤颤惊惊、诚惶诚恐。

马俊明看了看房间，突然想起了房里没有接生婆，他斜睨了一眼躺在床上的妻子，皱了皱眉头，脸露不快地说：

“怎么不见三婆？没叫人去找吗？”

慧英虚弱地回应着：

“习文去找了，还未回来呢。”

这时院子传来习文边跑边嚷的声音：

“妈！怎么办啊！三婆去林村接生了，还没回来呢！这下可……”

习文气喘吁吁地跑进房间，蓦然看到紧绷着脸的父亲也在里面，后面的话一下子拥回了肚子。他低着头，喘着粗气，嚅嚅地说：

“三婆去……林村接生了，还没……回来呢。”

马俊明不耐烦地看着儿子，怒叱着：

“没回来就没回来吧！看你像什么样！”

这时候，婴儿一直啼哭着，蹬着小腿，整个身体还连着胎盘。他没好气地说：

“先把脐带剪了再说吧。”

转过头，他对那群孩子挥着手，脸黑得象锅底一样吆喝着：

“去去去！围上来干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，都给我找剪刀去！”

“呼啦啦”的一声，孩子们听到父亲发出的命令，全部跑出去，分头找剪刀了。

可是，他们左找右找，翻箱倒柜地，就是找不到那把已经发钝了的剪刀。

实在没有办法，孩子们推了习文做代表，向父亲作了汇报。然后又是招来父亲一连串的怒骂：

“饭桶！没用的东西！叫你们做一点点事都不行！要你们有什么用？还能指望你们长大有出息？都给我滚了！”

于是，几个孩子吓得缩在门旁。一个个又忍不住好奇地探出小脑袋，朝里面偷偷地瞧着。

马俊明气呼呼地走到院子，一眼瞥见院子里劈柴的斧头，顺手把它捡起来。走回房间，伸出袖子在斧头上随便地擦了擦，也不做任何消毒，手起刀落地砍断了连在女儿身上的脐带。

那婴儿此刻已不再啼哭，瞪着双亮晶晶的大眼睛，冲着表情肃穆的父亲甜笑着。她的笑容是那么的甜美，那么的自然，那么的天真，那么的无邪，那么的慧黠。

一股侧隐之心从马俊明心里掠过，血脉相连的天性，使他不然地伸手去触摸她。并随手抓过一块布，替她拭去脸上和身上的血迹。

“噢！是个粉雕玉砌的孩子。好漂亮，好精灵啊！”马俊明忽

然发现了这个秘密，欣喜若狂地呼叫着。

这个小女儿，竟然出乎意料的俊俏，出乎意料的漂亮，出乎意料的精灵。一丝笑意终于爬上了他紧绷的脸皮。他一面注视着女儿，用难得一见的笑脸对慧英说：

“你看她，一点都不象哥哥姐姐呵。你看看，看看这小脸蛋，她笑起来多么甜，多么可爱啊！”

“嗯！确实长得水灵，自己长了一个模样哪。”慧英难得看到丈夫有欢颜，靠在床头上，注视着女儿，欣慰地说。

躲在门外偷看的孩子们，瞧见了父亲脸上的晴天，瞧见了 he 嘴角浮起的珍贵笑容，嗅出了和煦的气息。他们胆子也壮了，“呼”地一下子涌进床边，兴高彩烈地和父母一起，迎接这刚诞生的妹妹。

马俊明双手互抱着，凝视着咧着小嘴在“咕咕”地和哥哥姐姐发笑的小女儿。好一会儿，他又托着腮帮子，沉思着，然后逗弄着女儿，柔声地说：

“小丫头，你的哥哥叫习文、习武，姐姐叫秀梅、秀兰、秀菊。男的是文武双全，女的是梅兰菊竹。你呀，当然就是秀竹了。”

就这样，秀竹出生了。

二

江边的桃花开了又谢，谢了又开，秀竹就在这花开花落中慢慢地成长着。

自从秀竹出生后，慧英见丈夫那么喜欢这个小女儿，以为往后的日子会好过了。可惜！丈夫依然是往日的那个丈夫，依然为了自己比他长两岁，为了他比自己有文化而自负，高高在上瞧不起她。对她还是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。无论她是怎样的逆来顺受，怎样的百般侍候，怎样的曲意奉迎，丈夫依然稍不满意，便拳脚相加，打得她死去活来。

而每当她受不了丈夫的毒打，欲一死了之的时候，那些开始时吓得躲在房间的孩子，此刻便奔出，抱着她的大腿，扯着她的手臂，拉着她的衣裳，拖着鼻涕，哭嚷着，叫喊着：

“妈妈，妈妈啊！你别走啊！别去死啊！别丢下我们不管啊！你要是死了，我们可怎么办啊！”

看着一群涕泪交零的，可怜的孩子，她的心更加酸，更加碎！撕心裂肺地痛了。她悲苦地哭叫着：

“孩子啊，我可怜的孩子啊！妈妈舍不得你们啊！妈妈去死了，怎么放心得下你们，怎么舍得丢下你们啊！”

母子几个搂抱着哭成一团，那情景，是闻者心酸，见者流泪啊！而那个发泄完脾气的丈夫，怒视着妻儿们哭成一团，完全不为所动，甩甩手，恨恨地“哼”了一声，丢下痛哭的妻儿，拂袖而去。

马俊明在这个家里代表的就是天，就是地，就是一切的权威。

秀竹在这种毫无欢笑的环境下生长。陪着母亲，历劫一次又一次的风暴，渡过一次又一次的辛酸。尽管父亲对她已是格外开恩，从不打骂，甚至特别的宠爱。可是，她仍然恨父亲，恨父亲的苛刻，恨父亲对母亲和兄姐的冷酷，恨父亲带给她们的黑暗。她多么希望父亲也能象其他普通的父亲一样，带给孩子们欢笑，带给妻子恩爱啊！而每当风暴过后，她便跑进江边那片宽阔的桃